

# 世界論壇

第一卷第十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二日

每星期日出版

零售：每册五分

預定：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郵費在內國外全年加郵

費二元郵票代價以一分五厘者爲限

編譯發行者：世界論壇社

社址：北平石驢馬大街九十八號電話四三一四

總發行所：北平商場朝風書店

## 日本經濟的現勢

這篇文章爲斯拜克達脫爾氏所著，曾經揭載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滬報，從農業，工業，財政三方面來分析日本的經濟狀態，並且和英，美，德三國相比較，而說明日本經濟之國際的水準，經日人江見佑譯爲日文載於本年日文雜誌讀書的八月號現在爲供讀者的參考，特轉譯於此。

### 一 日本之農業

在最近的三十年間，日本曾經發生過三次戰爭，（中日，日俄，歐戰——譯者註）而結果都是戰勝的，近年以來，日本對其他的資本主義各國，公然的開始着商業戰爭，而這商業戰爭，却也能夠把許多的舊工業各國，從若干的市場裏驅逐出去，而獲得一時的勝利，這種種情形，都是所以使布爾喬亞的文献，爲日本而做出一大強國的榮冠的原因。誠然，在日本的都市及農村所發生的可驚的疲困狀態，

是全世界所盡知的，但是雖然是如此，而日本依然可以儕於世界最大的工業國之列，然而日本資本主義乃資本主義體制中脆弱之一環，如果依列寧之深刻而且正常的指摘，則日本

日本經濟的現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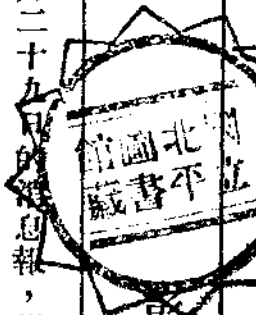
彭導夫

日本經濟的弱點

張曉梅

日本恐慌的特性

胡廣年



資本主義與其說是依存於經濟力，毋寧說是依存于由隣接弱小各國收取的種種權益，「軍事力的獨占，無限的領土之獨占，或者由中國及其他外國人所收取的特殊便宜的獨占，這些補充了近代的金融資本的獨占的一部份；同時代替了牠的一部份。」

日本原來是屬於農業的工業國吧？一九三〇年末，五百六十萬戶——即總戶數的四六%從事于農業，其中四百萬戶以上差不多以農業為其唯一的主要職業，為便於比較起見，而舉例如下：德國有着和日本同樣的人口（約六千四百萬人），但是從事於農業者，在獨立業者之內僅為三〇·五%，誠然德國在一九二五年的農業戶數推算為五百萬戶，然而實際上，並不是這些戶數都從事農業的意味，統計上的推計，總農業經營數為二百十萬戶，勞動者六十四萬六千戶，僕從七萬三千戶，一總不過是二百八十萬戶，為日本農業戶數之半。

(一) 不能忘記的是，德國的總戶數比較日本的戶數為多，即前者為一千七百六十萬戶，而後者為一千二百萬戶。

北美合衆國一九三〇年的人口，比較日本的人口約多兩倍，但農家戶數却只有由三千四十四萬人而成的六百二十九萬戶。

像這樣，日本比較德國和美國，顯然的多數的人口部份是從事於農業的，雖則如此，而日本的農業生產額，無論絕對的，相對的，比較北美合衆國或比較德國，都比較的低。

日本耕作農業的生產額（蔬菜，花卉及工藝用作物亦包含在內）據一九二九年的推算為二五三七百萬元，其中如

果再加上屠殺家畜的價額八四·六百萬元；酪製品的價額二八·三百萬元（這個價額之中主要的部份用於飼料的支出）；及生絲價額八八一·四百萬元（內中繭價額六五五·五百萬元），則總額為三十五億三千萬元。即七十四億馬克（這是按日金一元換算為二·一馬克的市價計算的。）德國的農產物價額一九二八——二九年為一百三十八億（馬克），即占八七%之多，北美合衆國農產物的價額為一百十九億一千一百萬金元，即約五百億馬克，在日本的農家一戶平均收入約一·一四千萬馬克，在德國為四·四三千万馬克，在美國為七·九四千万馬克，這樣，戶數多于德國或北美合衆國的日本的農家的平均收入，為德國的四分之一，為北美合衆國的七分之一。

並且，我們在日本農家的收入之中，把養蠶的副業所得也包含在內，但對於其他國家，則只限於農業的收入。

像一般所知的，平均收入並不能表現出其實的內情，並且統計在社會的集團別上，也不能區別出家族的收入來，所表現的只是下述的事情，就是在日本全戶數的三一%為自耕農；四二%為佃耕地面的一部份的人；二七%為專門耕種佃田的人，總之，在一九二九年全耕地的五三·六%被佃耕着，在德國一九二五年總耕地的八六·八%為自家用而使用着，在北美合衆國一九二九年也是全耕地之五六·七%在自耕農手裏，所以在日本的地主——土地所有者的比率，無疑的較北美合衆國或德國為大，並且在日本地代的額數，也是達到出乎人情之外的高，對於地質低劣的一回收穫的稻田，平均須支付收穫的五一%，對於良田須支付五四%，對於二回收獲的田須支付五四·六——五八·二%，對於水田一九二

九年平均須支付五三·四%，所以佃農的總收入，很顯然的不能超過五百元。

在這以外，還有莫大的租稅，如果加上所謂每戶平均一千元，而總合及於幾十億元的重大的負債——關於這個年利百元乃至百五十元——則農民在實際上的收入極其僅少，尤其佃農是這樣，這是很可以知道的。

全耕地面積為六六四八千海克達，三十五億二千萬元的收入，每一海克達平均為五百三十三元，差不多二百萬的農家（一九四萬）是所有〇·五海克達以下的耕地的，所以他們的收入不能超過二百六十五元，此外同數的農家（一九〇萬）所有一海克達以下的耕地，牠的收入為五百三十元，又一二〇萬的農家所有二海克達以下的耕地，牠的收入平均一千元，五百萬的農家在現恐慌以前，已經是僅僅有着這樣可憐的收入了。

在一九二七年關於七十九個農家的調查，推算牠們的平均總收入為五千二百元，其中生產的支出約占總收入的五三%，但是再加上各種稅金，地代（佃耕小塊地面的佃農家的場合）以及利息等，則達於六四%。

經這許多事情來看，農業經營的純收入，在恐慌以前就僅僅是二億七千萬元，即每戶平均二百二十五元，每人平均二十五元，恐慌之中收入半減，農家的戶數恐怕更加增大了吧？這樣的結果，每戶元數減少，而變成一〇〇——一二五元，即每人一〇——一二·五元，恰是在大眾的貧困和飢餓的土台之上，建立起日本資本主義，固然有些農家也可

以獲得較多的收入，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這貧困而地主却得到若干儲積，然而廣汎的大眾，巨大的多數者，却長久的生活於不能購買工業生產物，以自糊口的苦境之中！

這個國家的農業差不多完全陷於停滯者，不外是這種情形的結果，在日本僅有約計一五%的小部份被耕種者，為着說明牠而最容易被引用的是：日本是山國不適於農業這一點，然而耕地的減少却用怎樣的理由來說明呢？耕地，穀田，桑園如下表：單位一千海克達

年	田	穀田	桑園
一九二二年	七三二八·四	五二一一·九	五二四·八
一九二七年	六〇二九·九	四九九五·八	五八九·八
一九三〇年	五八六六·八	四九四七·九	七一〇·一

這樣田減少了百四十六萬海克達，日本的軍國主義者，為達到自己的軍費的收入之故，而引起人口過剩和土地不足的现象，然而一海克達的田可以養五個人至八個人，荒地百五十萬海克達就可以給予七百萬人至一千萬人以追加食物吧？在外日本人僅僅六十三萬五千人，其中二十三萬一千元在亞細亞大陸（在東北者二萬七千人），所以還不是完全在這數內。

如果農業衰退，在日本本國這全移民是很容易的事情吧？

日本的基本的農業生產，像下表所示的那樣的發展着，（單位一千噸）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米	一〇九七六	一二三三一	一二〇九四	九九八五
大麥	一八九七	一七九六	一五七八	一六六六
小麥	七五二	七九五	八〇四	八四一
蜀黍	八八	八四	七三	
稷黍	一二四	一〇四	一〇五	

八年之間（由一九二二——二三年至一九三〇——三一年）基本的穀物的收穫爲八六六千噸，即增加六·二%，而其間人口由五八·四百萬人至六五·四百萬人即增加一二·二%，穀物生產比較人口增加遲慢，這是很明白的，然而在這裏有名的馬爾薩斯的「法則」，不是用以說明收穫漸減，而是用以說明農民之逐增的零落。

我們在這裏再考察一下在這期間的日本的穀類供給狀態吧！

米的輸入，從一九二三至一九三〇年止增加了四倍，一九三〇年爲一〇九四千噸，然而小麥的輸入由四五五千噸減少二七三千噸，其次日本輸出大麥三五千噸，地方蜀黍的輸入增加到六五千噸，總合起來穀物輸入比較輸出超過若干，比較一九二二三年度日本多餘輸入的八〇〇千噸的米占米的總收穫額的六%強，又由外國輸入的穀物總額約當穀物全體的總收穫額的三%，易言之不外是國民的消費惡化的象徵。

洞察日本的農業也並不是很美滿的，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最表好意的德意志帝國主義者的赫斯霍非爾氏，也認爲不能不承認：日本的農業負着苛重的租稅，爲着不得不負擔這急速轉向大工業強國的重擔，結果使農業表現出衰退的徵候這

一事實。

「日本是以飢餓和犧牲來換取大強國的地位的，」這也是他所說的。

他曾經調查了所有一海克達土地的五口之家，而得到這樣的結論：這一家族勤奮工作，爲糊口計每人每年須用一百馬克弱，但是如果收入不足一百馬克，就須以副業來補充了，租稅當純收入的一二〇·二%。

在這裏不能不附帶一說的是，日本農民之巨大的多數，都是一海克達以下的所有者，實數約爲四百萬戶之多，他們的平均收入（包含着養蠶業的所得）就是在現恐慌以前也僅僅是五〇馬克，現在則更不足這數目的半分了！像這樣日本農民的營養水準爲如何也可以想像到了，所以在日本的死亡率之高（對於一千人的死亡率，德國爲一一·八，英國爲一二·三，愛爾蘭爲一四·四，荷蘭爲九·九，而日本則爲一九·三）是不足驚奇的。

## 二 日本之工業

農業的衰退和農民的貧民化，即便在布爾喬亞的著述家也有承認的，連各種官廳報告中也曾指摘過，但是日本工業的進步，一般却還是傳揚着的，或者說日本在一切市場上

打败了他的競爭者，或者說日本的工業的發展速度已經超越其他資本主義諸國——許多的日本工業論散見於布爾喬亞新聞各欄，但是實際上日本的工業狀態，究竟怎樣呢？日本缺乏原料，既非鐵和煤炭用的石灰的產地，而石油的生產也不充分，這是一般周知的事實，就連其他的礦物也是不很豐富的，日本鑛業生產物的總價額如下：

(單位百萬元)

一九二四年 四三二·九  
 一九二九年 四六七·二  
 一九三〇年 三七一·五

這些數字可以表示出礦業的發達比較的緩慢，和規模之小，德國礦業生產的價額，一九二九年為三十四億馬克（比較日本差不多四倍），美國則為超過日本二十五倍的五

十八億八千七百萬金元。

關於製造工廠，日本的統計是連原料包含在內的總價額的推算，所以很難比較，日本工業生產的總價額為七十七億一千六百八十萬元，德國景氣研究所推算德國製造工業生產的總價額，一九二七年為七百七十億馬克（比日本多五倍），而北美合衆國的國勢調查，美國工業生產的價額為七百四億三千五百萬金元，（比日本多十八倍！）。

日本的工業有二。六六六千名的勞動者在勞動着，在一九二八年德國工廠勞動者有八。一百萬名，北美合衆國有八。八三九百萬人，在日本為工業發展之基礎的工廠勞動者軍還不很多，其中在日本的就業者中主要的人數，纖維工業占最大的比率，在那裏女工和童工在工作着，冶金工業，機械製造及化學工業，如下表所示發展也很疲弱：

	纖維及糖菓業		冶 金		機械製造		化 學	
	千 人	千 人	千 人	千 人	千 人	千 人	千 人	千 人
日本	勞動者數	一，〇七七·五	勞動者數	一〇六·五	勞動者數	二〇四·九	勞動者數	一四七·八
	生產額	二·九九七	生產額	六八九	生產額	六九二	生產額	一·〇七七
美國	勞動者數	一，七〇七·八	勞動者數	一·一九五·六	勞動者數	一·〇九一·三	勞動者數	二八〇·八
	生產額	九·二四三	生產額	一〇·七三五	生產額	七·〇四三	生產額	三·七五九
德國	勞動者數	一，〇三二·五	勞動者數	九二四·三	勞動者數	九三七·五	勞動者數	二五七·三
	生產額	一二·〇	生產額	一〇·六九〇	生產額	一一·九〇〇	生產額	三·六〇〇

勞動於近代的工業之基礎部門者，日本僅為四五九·二千人，德國為二一一九·一千人，北美合衆國為二五六七·七千人，在這部門日本工業依然沒有多大的發展。

在恐慌的各年間，狀態多少變化些，不外日本為首軍事的目的，而加強必要的鐵礦及鋼鐵生產，雖則如此，而日本依然是落於美，德兩國的後塵的。

鐵的生產(單位一千噸)

日本		德國	
銑鐵	鋼鐵	銑鐵	鋼鐵
一九二九年	一·五六二	一九二九年	一·五四二
一九三一年	一·五四二	一九三一年	一·五四二
一九二九年	二·三四三	一九二九年	二·三六〇
一九三一年	二·三六〇	一九三一年	二·三六〇
鐵材	一·八九二	鐵材	一·八九二
鋼鐵	一三·四〇一	鋼鐵	一三·四〇一
鐵材	一六·二四六	鐵材	一六·二四六
鋼鐵	一一·二九二	鋼鐵	一一·二九二
鐵材	四·七二六	鐵材	四·七二六

懸隔是縮少了，但是依然很落後，一九三三年的上半年，德國消費鋼材二五七五六千噸，日本僅為一四〇五·二千噸約當德國消費量的五四%。

無疑的日本的機械製造工業很發展，然而就全體來看，到現在止，日本工業在技術方面進步還是很遲緩，企業總數六萬之中，有一萬一千以上不使用摩托的，一九二八年工業使用的機械力為三百二十萬馬力，其中實際被利用的僅百九十萬，北美合眾國的工業，具有四千二百九十萬馬力，德國在一九二五年具有一千五百二十萬馬力，如果據機械力的其他統計，使用人力與使用機械之間的比例如左表：

國別	人力	機械力	合計	每人份馬力
美國	四〇	一·六〇三	一·六四三	一三·三八
德國	二一	三五五	三七六	六·〇四
法國	一四	一六三	一七七	四·三三
英國	一四	三〇二	三一七	六·六五
日本	二一	九九	一一〇	一·七五

無論絕對的，相對的，日本都落於其他工業各國之後。

比較緩慢的日本的技術化，主要的是建立在極端的勞動力的收取，非常之低的支付勞動的基礎之上，關於這一點，據恰德氏曾經這樣說過：(日本經濟的發達(俄譯)二六七頁)

「我曾經訪問過百以上的工廠，但是無論在那裏，也沒見到有由日本人來改良的機械，日本製的機械固然有，日本製機械的採用在紡績工業和熔鋼工業上也很見增大，然而如果仔細去觀察，則可以看出來日本製各種機械不外是由英，美，德及其他西歐諸國輸入的模型的仿造！」

「依西歐的模型所製造出來的日本機械的大部份，比較原品生產性顯著的少，據東京某大電氣器具製造工廠的一個日本技師所說，日本的機械用的很不多，理由是因為不及輸入品那樣的正確，這在製品的質上所反映着的危險性，一般的場合，日本的技術的進步，常因為外國的生產裝置的輸入和外國模型的仿造而被阻礙，外國現有的生產裝置，沒有給予日本在發明和改良上發揮提案權的可能性，勞賃之低的水準，使節約人類勞動的這種改善的必要性喪失，或者更會阻止這樣改善的，時常某種機械在外國已經有了新的代替物，而在日本却還長久的使用着牠，這是一部份由于機械不足的结果；一部份則因缺乏購買新機械的手段的结果而起的現象，在以新機械代替舊機械時，新的裝置常從外國購進，這樣，日本的產業制度，當牠的發生，或以後的發展，都是依存於西歐各國工業技術之進步的，在日本滿足於外國模型的輸入和模仿場合，無論幾時，日本在工業的發展上，總不能不落後西歐諸國之後吧？」

「日本的製絲工業在機械和技術的改善以及勞動的組織化等等都沒有十分的盡力，他們對於建築物的建設以及供給這樣最原始的生產裝置就很滿足，他們只求在所謂廉價的勞動的基礎之上發展工業，或者為保證這個部門的將來而要求低廉勞動的保存。」

「在日本肯去嘗試確立在最近十年間為美國工業發展上之一非常特徵的比較合理的方法者，僅只極少數的工業企業，關於勞動組織的各問題都很輕視的。」

在勞賃低廉之下，對於勞動者的生產的行使方法，沒有特別注意之必要，在一般的規則之外而立一例外的生產典型的日本品的大企業，這種企業由在美國受過教育的技師指導着。

技師引用按件計算工資制，獎勵金制度，由科學的經營法(Taylor system)而行分業以及其他種種新制度，生產顯著的增加，公司事業的成績也很完善，然而企業者最感到困難的是勞動者不希長久停留在公司裏工作這一點，工廠建築非常的美妙，工作廠有通風配光都很適宜而又清潔的勞動者的寢室，為小孩們而設有學校，和休息用及網球用的運動場，雖然這樣，移動性還是很高，女工在工廠的期間平均一年只有七個月，關於技術，年輕女子的成長所生的浮動性質，更足以說明牠的移動性，顯然公司的經理人在勞動強化上是應有一定限度的，然而對於女子在這限度之上不能從事于急速的勞動，一向是不問的，勞動強化在這裏遂達於非常的高度，這種情形在觀察工廠時很容易明白，女子坐在長椅子的一端，過度興奮的全身動作着，現在女工從屬於機械，完成自己應有的或在應有以上的工作，但是勞動雖然加速而勞賃還是

很低，在這裏勞賃率相勞動者以緩慢的速度而生產的其他的日本工廠差不多一樣。」

日本經濟的地位的總結結果，表現為關於日本的國民的財富，如下引用時資料，這在一九三〇年末為一千一百二億元即比一九二四年少二百二十億，北美合眾國的國民的財富為三千六百二十億元，德國一九二八年為三千五百億馬克，但是比較重要的：日本關於工業生產裝置為一百五十六億元，而工業製品的供給額則為五十四億這一點，從對於工業而投資百億元其本來看，日本關於工業生產裝置是極不充分的，在德國所訂七十三億馬克資本的製造工業股份公司，對於建築物及生產裝置的價額投下五十二億馬克。

### 三 日本的財政

關於日本以後的政策，各布爾喬亞政黨之間相互的鬥爭，現在都是以財政問題為中心的。

日本的預算能夠勝任這新興的軍事的冒險嗎？  
從下面的資料，可以知道日本的財政，在恐慌的各年間是極其惡劣的。

一九二五—二六年	一九二九—三〇年	一九三三—三四年
收入 一·五十億元	一·五十億元	一·三十億元
支出 一·五	一·八	二·二四
差額 〇	(一)〇·三	(一)〇·九四

註：(一)表示不足

收入的增加雖然在現恐慌以前已經停止，然而支出却以加速度增大，在八年之間增加了五〇%，結果不外發生幾十億元的赤字。

爲什麼原故支出增大呢？在全世界上爲公開的秘密的軍事  
事的各種支出，崩壞了日本財政的基礎。

陸軍支出	一九二五——二六年	一九三三——三四
海軍支出	一九九·四百萬元	四四八·四百萬元
合計	二二四·四	三三三·八

公開的軍備費，一九三三——三四年度占總支出預算的  
三七%，總收入預算的六三%，增大了兩倍，在這裏還有三  
億五千萬元（非正確的數字）的債務償還額，如果再加這一  
筆，那麼軍事費和負債的支出竟占總收入預算的八〇%至八  
五%了，國家的支出不能由收入來填補，所以瀕於破產的情  
形，雖然沒有比上述更完全的考察也很明顯的了。

然則收入終不能增加嗎？收入預算的基本項目，是租稅  
和關稅的收入，租稅收入一九二五——二六年度爲七九五  
萬元，一九三三——三四年度爲七〇八萬萬元，關稅收入爲  
八二萬萬元及六六萬萬元，再加重租稅的重壓，超過這以上  
的請求到底是不可能的吧？

日本的租稅源泉怎樣的枯竭呢？由所得稅的收入就可明  
白了。

所得稅收入（單位百萬元）

一九二五——二六年度	二三五
一九二六——二七	二二〇
一九二七——二八	二一五
一九二八——二九	二〇六
一九二九——三〇	二〇〇
一九三〇——三一	二〇四

一九三二——三三	一六四
一九三三——三四	一三一

所得稅是從有千二百元以上所得的納稅者，以所得的  
%至三六%（所得額四百萬元的場合）爲比率而徵收的，一  
九二五——二六年度八百元至一千二百元的所得，也以〇·  
五%——一%爲比率而徵收所得稅。

由一九二七——二八年度所得稅收入繼續低減，恐慌的  
各年牠的低下竟打破從來的限界，在名目上收入由二〇四減  
成一三一即減低五八%，如果把這額數以一九三二年四月至  
一九三三年五月的關市價的名目的五〇%來換算，爲六六  
萬元，如果考察這收入的國內購買力（物價指數自一九二八  
年至一九三二——三三年止，由一七〇減低至一二六）則收  
入額約爲一七七百萬元，一總都比一九二八——二九年爲  
低，完成工業品的物價比較一般的躉賣物價指數，下落的程  
度小，而生活資料的價格，繼續停滯於高水準，所以這收入  
的購買力最大限度預算爲一五〇百萬元。

所得稅收入的低下，足以證明國民所得的低下，但是對  
于日本財政力的疲弱表示得更加明瞭的是：在日本所得一千  
二百元以上的人口層極其少數的這一點，一九二九年僅只有  
九四六千名日本人是所有千二百元以上的所得者，（千二百  
元等于六百金元二千四百馬克）並且這是在六千四百萬人的  
人口之中的，在日本只有極少數的上層（約當全戶數的八%  
弱）獲有滿足的所得，在德國雖然廣大的入口層僅獲得貧乏的  
收入，但是三三三九千人——在約與日本人口同數的人口內  
——却各有三千馬克以上的所得，在北美合衆國約四〇〇〇  
千人各有一千金元以上的所得，日本的納稅者的所得爲二三



一〇百萬元（等于一一六五百萬金圓，）德國為六千億馬克，北美合衆國約為二五〇億金圓，並且在恐慌期中，這人數在一九三一年更減少為全戶數的七%——即七八二千人，這所得本來是比較的少額，而一九三一年減為一八四三千圓，即對於一納稅者更加自二千四百四十圓低減為二千三百五十圓。

在德國有三千馬克所得的納稅者為三三三九千人，各人的平均所得為六千三百七十馬克以上。

平均數字不能完全反映出事物的情態，在日本貧富的懸隔，大約比德國為甚吧？即使如此，這些數字已經可以說明日本政府的財政的收入源泉是極貧弱的了。

其次把項目別收入比較來看，這種情形更加明顯：（單位百萬圓）

	一九二五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三年
地租	七四	六八	五八
工業企業稅	五七	五九	三二
礦業稅	五	五·六	三·七
地租收入因農業衰退而低減，工業企業稅最初有相當的多額，到了恐慌期這種收入也同樣的激減了。			
關於間接稅，大約由砂糖，酒類及織物稅的收入，就可以充分說明了吧！			
	一九二五——二六年	三四五百萬元	
	一九二七——二八年	三五九	
	一九三〇——三一年	三四九	
	一九三二——三三年	二七八	

最特殊的是一九二五——二六年度由對於纖維品的課稅而取得的收入為五三·七百萬圓，一九三〇——三一年度為三八五百萬圓，一九三二——三三年度為三〇百萬圓這樣預想着。

日本在這個時期的確紡績業非常的發展，但織物的國內的需要却減少了，一總變成軍事用品，或變為輸出品。

最後有加以注意的價值的是，國有財產（土地，森林，船舶，建造物等）差不多都是赤字。

國有財產的收支（單位百萬圓）

	一九二八——二九	一九三〇——三一	一九三一——三二
收入	一一·四	九·三	七·四
支出	一五·九	四·六	六·五

以勞資為犧牲而使支出為最大的節減，結果毫無功效而收入仍然加速的趨下，在預算上失去牠的意義。

由專賣取得的收入，一九二七——二八年度為一七三三萬元，一九三一——三二年度為一九八百萬元，但一九三二——三三年度（預算額）則僅為日金一七三百萬元（已低落的日金的市價）。

預算的赤字，結果遂不得不成為國債的增大，各年度的國債如左表：（單位百萬圓）

	內	債外	債合	計
一九二五年	二·八二三	一·五〇七	四·三三〇	
一九三〇年	四·五二三	一·四四七	五·九六〇	
一九三三年	五·三五二	一·三九一	六·七四二	
今年度的赤字又增大了十億元！				

外債是名目的計算，如果按圓的匯兌市價來換算，則一九三二年底為二八八八百萬元，其中米貨債十億，英貨債千四百萬元，因為英美匯兌市價亦低落，所以這些借款亦減少若干，總之，借款總額在一九三四年約為九十億至百億元，這數額的三分之二以上為短期債——匯兌市價低落為其根本原因之一。

一九三二年度國際收支如左：

收 入	四四六百萬
支 出	三八九百萬
收入超過	五七百萬
對華戰爭關係支出	八六百萬
不 足	二九百萬

資本運動流入——八四百萬元，資本輸出（一八）及舊債償還（一一八）合計支付——一三八百萬，即超過流入五百萬元。

為填補不足，不得已輸出一億元金貨，隨着金本位的脫離，而資本開始由日本逃脫，更因向滿洲及中國的巨額支出，使國際收支益加惡化。

圓之減價率如左：

一九三一年	二・〇%
一九三二年	四三・六%
一九三三年(九月)	六・三三%

由名目價值而言為三分之一，這減價在國內市場并不以這樣程度而表現，躉賣及零售物價的趨勢如左：（一九三三年為一〇〇）

躉賣價格	金物價	食料品零售物價
一九二九年	一六六・一	—
一九三〇年	一三六・八	一三六
一九三一年	一一五・六	一一四
一九三二年	一二一・七	六九
一九三三年(八月)	一二六	五七

在荷蘭和一九一一年相比較，物價在一九二九年為一四二，一九三〇年為一一七，一九三二年為七九，一九三三年八月為七三，在荷領印度為一四八，一三二，八六，七五。

如果以這些資料為出發點，則在荷蘭及荷領印度的物價下落，由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八月為三七・六%及四三%。在日本金物價下落至五八%，但名目價格在一九三一年下落至一五・五%，然其後又上升至一七・六%而達一九三〇年的水準，因而國內的減價可推算為四〇%，對外的為五八%。

所得由入來的瞬間以至使用止，貨幣是全無價值的，物價的騰貴以這樣的速度進行時，對於國家財政的膨脹政策的影響便會表現出來的吧？日本正是立于這樣的狀態的過程上的。

# 日本經濟的弱點

——譯自德文版政治經濟週刊第三十九期——

岳塔 (Jota) 著  
張曉梅 譯

這篇文章，雖然含着許多數目字，使人感覺枯燥乏味，但也正因為有這些數目字，纔顯明地暴露了日本經濟的弱點。日本不但沒有逃出一般危機底密網，而且陷落在牠的更深層。可知面目猙獰的日本，並不是可怕的魔鬼。我譯這篇文章，便是要揭穿牠的紙老虎。 譯者

## 一 戰時通貨膨漲的市況

日本現在的經濟活躍，是建築在一種非常狹小而動搖的基礎——戰爭的通貨膨漲的市況上。

下列的數目字闡明了日本主要經濟部門底發展之特徵：  
石炭產額一九二九年為二八〇六九〇〇噸，一九三一年為二二一八九〇〇噸，一九三三年為二七八二一〇〇噸；  
熟鐵產額一九二九年為一一二〇〇噸，一九三一年為九三四〇〇噸，一九三三年為二〇三一一〇〇噸；銅底產額一九二九年為七四六〇〇噸，一九三一年為七六四〇〇噸，一九三三年縮為六九一〇〇噸；水（？）泥產額一九二九年為四二七五〇〇噸，一九三一年為三六一四〇〇噸，一九三三年為四七八七〇〇噸；棉織品產額一九二九年為一六七八二四九（以千碼為單位），一九三一年為一四〇四六六〇，一九三三年為一六八七〇〇〇；人造絲產額一九二九年為二五〇〇〇箱，一九三一年為四六六〇〇箱，一九三三年為九〇四〇〇箱。棉織品底產額只是指加入大日本

紡織聯合會的企業之產額而言；若連中小企業計算在內，則一九三三年棉織品底總產額為三六〇〇〇〇〇碼。這些數字，很明顯地完全表明了日本工業的活況之戰時通貨膨漲的基礎。

甚麼是重工業活躍之具體的物質基礎呢？東京二月十五號的經濟雜誌蒂葛門德 (Diandod) 登載的一篇論文「龐大的軍事預算與私家的財政界工業界」曾給了一雄辯的解說。此文作者分析了一九三三年與一九三四年的國家預算，特別是分析了海陸軍底預算之後，達到以下的結論：國家預算底最大部份形成重工業底源泉。一九三三年海陸軍底支出占國家總預算額底百分之三六·八；一九三四年却增至百分之四四·四。此種支出底絕對數目，一九三三年為八五一四〇三〇〇日金，一九三四年增至九三六〇四一〇〇日金。牠的極大部份是形成工業中戰爭製造品之基礎的特費。這種特費一九三三年是五七六〇〇〇〇日金，一九三四年增至六九四〇〇〇〇日金。

私家的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一九三三年從軍需品的定貨

上獲得了四一四〇〇〇〇〇日金，而一九三四年獲得四九一〇〇〇〇〇〇日金，一年之內幾乎增加到一萬萬日金之多

此外，像下述的那種龐大費用，即拓務部與南滿鐵路會社底預算，滿洲與高麗北部新的軍用鐵路與軍用公路建築費，高麗北部港口底建築費以及鐵路材料底生產等，也都該計算在軍費之內。這幾種支出，一九三四年，將近兩萬萬日金。

如此，在直接或間接與戰爭準備及其領導相聯系着的工業方面的定貨，一九三三年是五萬萬餘日金，今年將近七萬萬日金。軍費支出底增加引起了各種價格底相當騰漲與利息底更大增高，重工業中的平均利息一九三三年為百分之十二，資本金底利息還要厚。

戰雲彌漫的市況，喚起了重工業中資本金底顯著膨脹與投資底增進。依據着經濟雜誌 (Economist) 的報告，日本一切工農底投資近五年來有以下的發展狀況：一九二九年為五二六六〇〇〇〇日金，一九三〇年為二二三三三〇〇〇〇日金，一九三一年為三二〇一〇〇〇〇〇日金，一九三二年為一九一八〇〇〇〇〇日金，一九三三年為四六五九〇〇〇〇〇日金。投資額底百分之五五是用於創設新的企業，其餘部份用在擴充舊有的企業上面。一七〇〇〇〇〇〇日金，投在化學工業內，四七七〇〇〇〇〇日金，投在礦山內，三八〇〇〇〇〇〇日金，投在機器製造業中。

棉織品產底輸出，一九三二年，值二八八〇〇〇〇〇日金，一九三三年，增至三八三〇〇〇〇〇日金；絲與人造絲底輸出，一九三二為一一〇〇〇〇〇〇日金，一九三

三年，增至一四一〇〇〇〇〇日金；陶器底輸出，從三二〇〇〇〇〇日金，增至五一〇〇〇〇〇日金；機器與鐵製品底輸出從二五〇〇〇〇〇日金，增至五二五〇〇〇〇日金；「其他商品」底輸出，從三八四〇〇〇〇日金，增至五六七五〇〇〇日金。

### 二 戰時通貨膨脹的市況之金融的基礎

四月一號的經濟雜誌 (Economist) 對於銀行總決算的分析，達到以下的結論：

「二月終，日本各銀行所收底儲款，比較放款，超過十五萬萬日金。拿這種差別與一九三一年的差別（當時相差兩萬萬日金）相較，便可看出，財政供給底困難，是如何的增長了。」

這事情，證明：除了戰爭品底定貨與輸出品底傾銷之外，日本工業底危機狀態，依然存在，日本資本主義對於世界所誇耀的「信用」，依然未能恢復。

國內債券底發行狀態，顯露着工業方面長期貸款底限制與繼續的疲弱。根據着日本銀行的報告，國內債券發行市場的狀態，為：

	一九三二年末	一九三四年一月
國家公債	四五二五	六四〇〇 (以百萬日金為單位)
國庫短期債券	二五五	
米穀債券	七五	三四二
市政公債	一四八五	一八七四
銀行債券	二二五一	二一四〇
股份公司債券	二六〇一	二五八九 (百萬日金)

這些數目字顯明地說出，工業方面正常的財政供給底源，不但是非常渺小，而且顯露出還要縮降下去的趨向。我們來看一看日本經濟市況底源流。

日本三大銀行——日本銀行，台灣銀行與朝鮮銀行——發行的銀行券，一九三一年終為一四五六〇〇〇〇〇日金，一九三二年末，為一五四九〇〇〇〇〇〇日金，一九三三年末，為一六六六〇〇〇〇〇日金。

債券底澎漲有特殊擴展之勢。國家公債與地方公債及自治公債至一九三三年止，兩年內增加了二十五萬萬日金。此外一九三四年，為了彌補一九三三年決算的不足，計算發行十萬萬日金的公債，其中一部份已發行出去，一部份決定就要發行。

神戶與大阪外國商會主席傑姆士，在今年三月六日，舉行的年會上的報告中，指出，日本債券市場特殊的狹小。他認為這是由于日本沒有購買多量證券的中產階級。所以公債票底極大部份都集中於政府與半官性質的財政機關底手中。根據着傑姆士的計算，一九三二年末有百分之二九·七的國內公債票額，百分之四一·三的地方公債票與百分之二四·三的其他有價證券停滯在政府機關與國家銀行手中。其餘在日本流通的證券與股票亦大部份在少數銀行，托拉斯與保險公司手中。

國家所發行的數十萬萬圓公債找不到廣大市場，多藏在半官性質的銀行與公司中，或以存款形式給與私家的各大銀行，這些大銀行，在日本軍閥底「道德的」壓力下，不得不大家購買國家公債。

一方面是軍事工業及一部份輸出業底增長與軍事企業資

本金底澎漲，另一方面是日本資本主義財政基礎特殊狹窄，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孕藏着工業危機之新的尖銳化底危險，如同日本于一九三〇年至三二年所遭受的特殊猖獗的危機一樣。

### 三 生產、輸出與國內市場

日本經濟底另一衝突對於現在的經濟狀況有險惡的作用，這是工業生產品底激增與國內市場狀況間的衝突。

顯然地，國外貿易對於日本的關係非常之大。但是從國外輸入原料與燃料的問題亦甚重要，而國外市場的問題更是重要。根據着官場報告，百分之八十二的生絲量都輸出到國外去，主要的是輸至美國。

近數年來，次要的工業部門生產品之輸出部份因為傾銷政策而驟增了。譬如，一九三三年共製造了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隻電燈泡，而有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隻輸至外國。日本底傾銷在許多國家惹起了反目的對策。特別是英國與荷蘭對於日本的輸出，施以種種阻礙，因為牠們的殖民地市場被這種輸出嚴重地威脅着。近來各殖民地國家（如印度）亦施行抵制日貨的大宣傳，因為日本也開始向那裏大量地輸出商品。這些國家所施行的抵制日貨的對策，已經使日本遭受了感覺到的打擊，因此日本的輸出業，被迫着，瘋狂地尋求新市場。

國外市場對於日本之嚴重性底增進，主要是由於國內市場特殊緊窄，而且還有繼續緊窄之勢的原故。日本工業是建築在對於日本工業大衆殘酷剝削的系統上，建築在對於鄰邦（中國、滿洲）與殖民地（高麗）的掠奪底系統上。正是此

種系統形成了工業生產激增與國內市場購買力降低間日益增進的矛盾基礎，此種矛盾迫使着日本資本家以戰爭方法找求與佔領國外市場。

關於農民狀況我們以下再說。這兒只是從資產階級雜誌『經濟雜誌』(Economist)四月一號的論文『擴展期中的日本經濟』剪下來的一段簡短引證：

『供給農村的工業生產品底價格，從一九三二年二

(日本銀行統計) 一九二六 一九三〇

名義工資指數 一〇〇 九六・二

現實工資指數 一〇〇 九八・七

小賣業價格指數 一〇〇 七八

外表上計算出了一種『安泰』：不管名義工資底低降，現實工資近年來是穩定住了。但實際上工人階級狀況却強大地惡化了。主要的是未顧慮到龐大的失業。日本銀行底指數指出，一九二六年假定為百分之一百，但一九三一年在業工人為百分之七四・四，一九三三年為百分之八一・九，那麼與生產底激增相比較，只有一些不甚顯著的增加。

如果把占日本產業無產階級過半數的女工工資觀察一下，情形便即刻尖銳地變更了。根據着日本銀行的報告，女工底名義工資指數(假定一九二六年為百分之一百)，一九三一年為百分之八七・九，而一九三三年降至百分之七九・九；現實工資指數一九三一年為七〇・九，一九三三年降至六八・四。女工們的購買力兩年來降低了百分之十二。

月到今年二月，提高了百分之十八，而農產品底價格只增長了百分之十三。近年來農民底收入却減少了百分之四十。』

近年來工人狀況更顯明地惡化。『經濟雜誌』四月一號登載的一篇論文『工人階級底狀況』中，關於工人底平均工資舉出以下的比較的報告：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九一・三 八八・一 八五・一

九〇・七 八八・一 八九・二

六八 六九 七三

國內市場狹窄的一般趨勢，繼續支配着日本。此種趨勢與輸出困難底增加(而又是工業生產非常激增時)共同形成日本經濟最大矛盾之一。現在的戰爭的通貨膨脹的市況，使這些矛盾，更加深刻化與尖銳化。

#### 四 農民狀況

日本遠視的勇敢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已公開地承認日本農業底繼續低降與農民羣衆底更甚的破產。

政府所實施的『救濟農村』的對策——農民負債法，米穀法等，只是給了上層地主以相當的補助。一九三三年末與一九三四年初，政府購買了一千萬石稻米。這將米價從每石十九元(去年秋天)提高至二十六元(今年五月)，使地主與富農銷售了存糧底最大部份。依據米穀法之最低價格的規定，

同樣地使地主獲得利益，雖然主要受益者為米商。最後『減輕農村債款』的法律亦只有使地主們得利。

但是小農，半佃農與佃農等廣大羣衆，絲毫未得到利益，牠們的狀況一天壞似一天。一九三三年稻的收成，是近些年來最好的了，共有六萬萬六千萬石之多；近六年來每年收成平均只有六萬萬石米。即大麥收穫與一九三二年相較，亦增長了百分之二三·二。所以米價大跌，每石跌至十八乃至十九元日金（從世界大戰至一九二八年期間，米價每石從未低于三十二元日金），這連成本都不夠。

米價底這種崩落情形，不但對於農民們，就是對於大地主及財政資本家亦甚困難。所以政府頒佈了所謂米穀法，規定每石最低價格為二二·七元，最高價格為三三·五元日金。此外，爲了提高米價，政府創立了特別的購米基金。所收買的稻米最大部份是按着最低價格，或稍高于最低價格。自然這些稻米多從富農處購來，那些富農們大都操縱他們屯積的稻米，等待着政府底購買。

米穀法底利益，主要是各大托拉斯獲得，牠們以每石十八至十九元的米價，從農民處購來，而以二十六元的米價，售與政府。政府並不將購來的稻米復在市場出售，因爲牠意欲提高米價，並存儲起來，以備戰時之用。大部份農民在前半年已無米吃，現在不得不以高價再從市場上購買。

關於日本各區農民收穫的報告指出，即使農民羣衆能夠從米穀法獲得利益，亦不能減輕牠們的困難狀況。根據今年

貴族院第六十五次會議的報告，一九三三年日本農業經濟底總虧損共達八萬萬圓之巨。

今年飼蠶者底狀況特別惡化。飼蠶者在日本共有二百餘萬人。生絲底價格每捆跌至四百八十三元日金，一年以前還能賣到九百元左右。輸至美國的生絲——原先佔總生產百分之七五至八十——現在大見縮減，而國內市場的銷耗又微乎其微。去年冬月輸出業協會對於限制百分之三十的生絲生產與輸出的決議並未能制止價格底跌勢，只是把數十萬的男女工人擲到馬路上去，而大部份未得到絲毫工資。

形成日本經濟基礎的農業已陷在最深刻的危機中，無有任何改善的前途。

### 五 結論

日本資產階級意欲從新戰爭中找求脫却危機的出路。這種新戰爭底準備現在傍着滿洲底佔領，形成戰爭的通貨膨脹的市況底主要內容。這種戰爭底準備主要是向着蘇聯，同時也是向着中國與美國。蘇聯底強勢逼迫着日本帝國主義準備着一種嚴重的而對於自己危險的戰爭。因之日本底一切力量現在都集中在一種『大戰』底準備上，雖然這種行動會使日本弄至精疲力竭，葬送牠的內在力量。

但是這正是發展底邏輯：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底內在衝突驅使日本帝國主義從新戰爭內找求出路，而這種出路直接引起這些內在衝突底尖銳化，結果引起日本帝國主義總機體底重大動搖。

## 日本恐慌的特性

胡慶年譯

本文譯自「世界景氣之分析」第四輯，著者戴琳琪愛夫對於日本恐慌的分析，極為周詳而有獨到處，爰譯出，以供讀者參考。

無論是在世界規模的，或是在各個資本主義列強經濟規模的恐慌，其發展邁進的不均等性，是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發展之最近階段的特徵。

這種和經濟界的顯然一般的惡化相結成之恐慌發展的不均等性特別是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徵。

這種為前資本主義諸關係之緻密的網所纏繞而且背負于其構造上相關連的慢性農業恐慌地重荷，以進到世界恐慌期的資本主義現在是在……貨幣膨脹政策的獨特地諸條件裏喘息着。

這種……貨幣膨脹政策的諸條件雖然可以創出恐慌所賦與之苦惱的再分配地暫時可能性而同時恐慌並顯示出在向新的高階段進行。

引用各種指數表現最近日本景氣好轉不免是困難的。

日本在本年上半年時外貿易的增大（依仗匯兌跌價的力量）是資本主義國間僅有的現象。這由於日本商工省發表的比較資料就可以瞭然的，例如英國在本年上半年時的輸出和去年同期比較減少百分之七·二輸入減少百分之四·五美國輸出減少百分之八·七輸入減少百分之二·二，七。反之輸出減少百分之二·〇·七輸入減少百分之二·〇·四。德國日本輸出增加百分之五·一，輸入增加百分之二·四，四。在本年最初幾個月裏繼續下降的物價水準到五月六月七月又復上

昇在八月終的物價水準超過一九三一年末（脫離金本位的時候）的水準百分之四九三。日本的諸物價——如不扣除日金低落的價格——和其他資本主義諸國的物價水準相較遠過其戰前的水準。依日本銀行的物價指數（一九一四年——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三八月日本——一四三二，英國——九八·五，美國——一〇三·三。

日本的生產部門也呈顯未曾有的活況。軍事工業據中外商業新報的表現「站在通貨膨脹政策的中心從事熱病般的活動的，」其股票價值繼續昂騰，交易所都受它的影響。……的訂購其他一系列的部門也隨着現活氣。在一九三三年的七個月間日本和朝鮮的鑄鐵生產增加百分之二三，展展的鋼增加百分之二九，石炭採掘量增加百分之九·一。而七月的石炭現貨，減至一·二八七千噸（一月的石炭現貨為一·八四八千噸）。石炭組合從本年來已達三度容許擴張出炭率，出炭率全體增大三百萬噸，本年份達二三·一二九千噸。本年上半年期的採油量增加百分之四·七，硫黃的採掘量增加百分之四一·六。在機械製作工業裏軍事工廠的機械工具地需要增加。其訂貨情形，據日本報紙載稱……新製鐵所用裝備的訂貨雖在日本可以製造的也不得不轉向外國移購訂購的一端足以明瞭了。同時和軍事相關聯的新生產部門，以及



迄今還未達未完成狀態之生產部門的基礎所依據的也多向外國訂購。例如汽車製造工業、製鋁工業等等。在化學工業裏興起一種合成染料的生產。苛性鹼、漂白粉、和硫安（基本的肥料，其產額略可充現在國內的需要）的生產極發達。三合土的生產也很發達。化學工業在一九三二年上半年期的分紅是五分四厘，在本年上半年平均五分六厘。

直至今日操業僅達百分之五五的製紙工業（其組合的生產率限制，平均原為百分之四五）最近幾個月改善的結果，其操業率高至百分之五八。

日本人造絲的生產在本半期一躍，而為世界第二位（美國為第一位計三萬一千七百噸，日本在一九三二年上半年期為一萬二千九百噸本年上半年期為一萬八千二百噸）。木綿紡績工業據其組合的生產限制協定，其生產能力原僅達百分之七十二。四，一九三二年上半年期新紡錘為二十六萬架七千個（現在日本紡錘約九百個，織機約八萬）棉花工場的消費凌駕英國，一百六十萬三千捆對一百五十一萬二千捆。其六十二聯合企業平均一九三二年下半年期純利為百分之一〇，同上半期為百分之九。六，在一九三二年上半年期純利增至百分之一六。關於工業銀行的資料，一九三三年的七個月裏創立合計擁有二億二千萬圓資本金（較前年多八千萬圓）的九百五十六個新企業。（較前年多一百四十六個）二百三十七個既存企業（比前年多九十二）資本總額增至二億五千萬圓（比前年多五千九百萬圓）鈔票清算額數（鈔票交換所通過的鈔票數）在今年八個月間總額二百一十一億圓的鈔票數附加八百八十萬，（比前年增加鈔票數增加七十萬金額增加四十四億日金）但是這種已竟繼續一年以上的日本國民經濟的顯著地「

活況」不過是重病病人面上所呈現的不健康地紅潮罷了。而且所「活況」云者還含有欺瞞性呢。因為自從一九三三年的一月到十月期間日金價加速度的暴落，這和兩年的名目上的數字直接比較結果是不會正確。而且這種「活況」是一時的。因為由這種「活況」所生出的諸般要因和條件據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已竟有一部分在反對方面轉化呢。

日本資本主義的實際狀態，因上述之關係顯出特徵——（一）農業恐慌的益形深化和勞動者大眾的窮乏增大結果，國內市場繼續狹隘化，（二）外國市場的情勢顯然的險惡化這從日本的輸出統計雖然沒有反映出來，（三）對滿工作：：：：的經濟地無效果和荒廢，（四）招致財政破局威脅的戰爭費和軍備費：：：：（五）由於日本全信用制度的莫大：：：：：：：：：：通貨膨脹政策。

**農業恐慌的深化**

日本資本主義的最大特徵之一，是在高度集中的金融資本和落後的半封建地農業兩相結合。受高利債務所束縛的日本農民雖在恐慌前的「正常」期間也是處在殖民地的低生活水準的。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時期日本的經濟當然是遭遇本然的災難了。全農產物價格從一九二九年六月到一九三一年十月降落百分之四七、鹵價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降落七分之二。同時米價在一九三一年末達到僅超過最低生產費一半的水準。（一石米的生產費三十圓日金售價十七圓日金）。農村經濟的絕望狀態致使政府在一九三二年不得不施行「匡救策」。所謂匡救策是取補助金和公共土木工事費（一九三三年度預算預計一億七千六百萬圓日金）以及通融低利資金（金額預定二億圓日金的形式。但是就這等數字在現實的必要上雖然不能說完全不適合（據「日日新聞」載一

村的債務平均三十七萬圓日金的地方低利資金的分有額只六千六百圓日金)如此自然談不到對於勤勞農民救援了。而龐大金額都從公共事業費的名目下入獨占資本的手，分配到農村的分也由地主及高利貸借金的償還歸於大銀行的手下。所以這種種的方策在去歲對於一般的通貨膨脹情勢的創造雖有顯然的助力，而由于這種種方策和軍部訂購軍需品關係所生出來的「突然的景氣」對於受飢寒的農業生產者並沒有絲毫補助的。物價一般的水準地騰貴不過是使着農產物價格和獨占工業品價格的「剪刀」，益形張開罷了。按三菱經濟研究所的資料，農民的被服騰貴百分之五一，日本農業所不可缺的人造肥料騰貴百分之八。——八五，(雖在一九三三年夏稍微下落)綿絲騰貴百分之七四。繭價一重量單位從二圓五〇日金騰貴到五——六圓日金(為高利貸和牙僧所困縛的農民對其生產物絕對不到「平均」市場價格)，米——日本農業的基本生產物——的價格在一九三三年初僅比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的價格水準高百分之十四。自來日金價減五分之三)。因為日本內地(六千三百萬石的收穫——有一千萬石乃至一千五百萬石存米——計增收百分之五)及殖民地(朝鮮的米比上年增收百分之二·七)米的豐收關係米價在八月末每石落到二十圓日金，十月漸達二十二圓。二十三圓的水準，而更呈跌落的傾向。不久的以前日本的經濟觀測家雖曾立證農村經濟狀況的「輕微的改善」可是現在它們觀測又以「豐收引導農民至於窮乏的危險」的標題下揭載在新聞紙上了。在這值得特誌的是日本都市農村的廣汎地勤勞大眾雖在最佳的場合其生活也得賴于半饑饉狀態，甚至有的完全要遭饑饉的。在日本的勞動者農民當它們的

消費益形迫受限制的時節，米的豐收是一種災厄。(據「名古屋新聞」載稱，人口一人的米地消費在一九二七年為一·一三三石，一九三〇年為一·一石，一九三二年為一·〇五石)。

關於農村經濟狀態問題是帶有重大的政治地尖銳性。「日本時報」(Japan Times)的社論變傷的說「政府雖然幾經變遷而農村救濟問題依然常在我們面前，殘存着」。政友會總裁鈴木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初曾經說：「米穀問題實含有為日本的安全和存立的生死地重要意義」——「我們一切的社會經濟問題是繫在這種懸案的解決上」。加速度進展的農村荒廢自然使喚起農民間的革命運動地勢力顯然增大。農民支付能力的失却，根本掘毀了農村之經濟地幸福。這兩者的契機由地主和佃戶間爭議件數的繼續增大可以顯示出來的。一九三二年上半年期的佃農爭議有一·六一四件，在一九三三年上半年竟有二·二〇〇件之多。農業恐慌和農村革命運動的激化這二者的特徵是在最近幾個月的爭議大部分都是發於無能力支付的佃農和地主間的。就中或者是由於地主主要將土地移歸新佃戶，或者由於雇傭農業勞動者要轉而耕種土地的關係。要達到這個目的是多少要限於規模大的大地主的。從無數小採取者看來，所有的資料都在證明它們的狀態都是一天比一天絕望的。

政府從十月十一日起施行米穀市場統制新法。其目的在由政府的買賣操作維持米價的一定水準。但是其操作範圍是有限的。而且政府上年在內外所專買的米，其龐大的存蓄量還在殘留着。而大地主和獨占資本的政黨——政友會等要求米價最少增到二十五乃至三十圓日金，且其問題只在維持米價的現在基準。布爾喬亞言論機關的全線聯合起來呼籲減

低在農村經濟上所難負擔的租稅。農村的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共同組織的種種法西斯團體也在高聲絕叫要求信用貸金和其他「匡救策」的擴張。關於這一點荒木陸相的立場是特徵的。「讀賣新聞」記載，它採取政友會的主張為確認支出購買佃農米資金五千萬圓日金召集臨時議會（即為使農業生產者將過剩米五百萬石不運到市場而堆積在政府倉庫，而對過剩米所有者每石付給十圓補助金。）而且以回避這種補助金的場合將有重大政變發生相威脅。荒木的這種聲明很顯明的是努力加強國內自己黨派的勢力，是日本法西斯集團從事政治鬥爭的戰略。但是同一個荒木更為支付新軍事公債利息要求課五千萬圓的非常賦稅。而且這種租稅的重荷大部分是落於農村經濟上的。總之，是以擴張所謂農村經濟之現實的「匡救」因為日本財政的破綻關係沒有什麼希望是很明顯的，日本政府不考慮自身的財政能力而今捻成強制的稻作制限案。限制全在國內消費的農村經濟的基本生產物——稻——的栽培。它的限制地比率是在內地為百分四・四乃至百分之五，在朝鮮為百分之一〇，在台灣為百分之三〇。在台灣以甘蔗代之在，朝鮮以棉花代之。而在日本因為農業人口過剩，自己的食糧資源不足，因而產生不得不確保滿洲的「生命線」地有名理論，以上所述是對於這種理論的不甚惡劣的實証。

### 勞働階級的窮乏

和加速度進行的農民地零落相並行的是勞働者大眾的生活水準益趨低下。據商工省統計極明瞭的數字由本年六月號「代亞門都」雜誌所引用的，從一九三一年十月以來小賣價指數至本年一月止上昇百分之三六・七。在同期間工價雖

然在名目上增高而實際算起來低下百分之二・一。總計在十三個月期間工價在實質上低落到百分之四〇。一九三三年三月實質工價的低下率因小賣物價格下落的結果比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雖稍微減少，而仍超過百分之三二〇勞働者的失業雖然因為產業界的「突然景氣」關係稍微減少，而原來這種種額的工銀喪失是不能掩蔽的。「日本時報」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發表關於從一九三二年四月到一九三三年的工銀總體的資料有同樣的結論，在這整個的一年期間裏名目上的工銀指數每月都降低（一九三二年四月為八八・六，一九三三年四月為八五・五）支付給勞働者的名目上的工銀總額雖經軍需品工業和輸出品工業的生產擴張也僅僅達到和以前同樣的水準。（一九三二年四月的指數是八七・二，一九三三年四月的是八八・五），而同時物價也顯然的騰貴起來（依三黨經濟所的資料，八月末小賣物價的一般水準比較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的物價騰貴百分之一一）。軍需及輸出工業部門不論怎樣強力的活動而支付名目上的工銀總額不增加的情形於現在日本產業由「突然景氣」的特徵可以說明。它的特徵是工業的部分的活況雖使勞働時間延長，而新勞働軍需工業者並沒有隨生產引入。在的勞働時間最近延長到十五小時）或是在低工資長時間勞働的普及。

凡此種種都足以證明大眾購買力的激減。都市農村的主要消費者大眾的徹底的窮乏，自然是日本產業的市場基礎今後激減的意象了。

### 行將來臨的外國市場危機

誠然勞働階級窮乏的反面，日本的布爾喬亞對外貿易的物進展在誇耀着盛大的成功。日金價跌落百分之六十，和殖民

地的低工銀是日本商品傾銷東洋市場有力的武器。以下落的日金價計算日本的輸出在一九三二年增加百分之二一。七六，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和去年同期比較增加百分之五一。六月的輸出爲一億六千三百萬圓，七月爲一億五千九百萬圓，八月爲一億八千四百萬圓，九月的月（依據備資料）爲一億八千一百萬圓，在這八個月期間商品輸出總額爲十一億八千二百萬圓去年同期爲七億九千七百萬圓（增加百分之四七，一）。第三四半期的輸出比一九三二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四。

可是因爲日金價的激落若是把這輸出額用金兌算的話全部都縮小了。日金在一九三二年上半年對美金兌換率平均每圓合三三乃至三三仙（Cent）十月以來大致和現在的市價相若。（約需二〇金仙）日本的輸出由紙幣表現的和由數量上表現的統增大了。綿布的輸出增加的特別大。在一九三〇年爲十五億七千一百萬平方碼，一九三一年爲十四億一千三百萬，一九三二年爲二十億三千三百萬，在一九三三年上半年爲十億三千六百萬平方碼比一九三二年同期的八億一千五百萬增加百分之二七，比一九三二年下半期的十二億一千八百萬減少百分之二八。在一九三三年九個月期間輸出一，五六九・〇〇三平方碼。在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日英的綿業輸出差不多相等的。自從一九三三年一月到六月的英國輸出比較日本同期的祇多三億三千二百萬平方碼，本年祇多四千七百萬平方碼。在本年八個月期間，日本製造品（白布和染布）的輸出比上年僅多百分之二四。全綿製品輸出在這八個月期間達十三億九千二百萬平方碼，比一九三二年同期增百分之二四，比一九三一年同期增百分之四二。這種輸出發展的不均等性質值得注目的。對華綿布輸出比上年（八個月）減百分

之一九，比一九三二年減百分之五二。對印輸出僅比上年減少百分之二七，反之，對香港的輸出增加百分之二四，對荷領印度的輸出增加百分之三一。對於所謂「新市場」（日本觀測家所謂新市場包含「滿洲」澳洲，非洲各地，近東諸國以及拉丁美洲等等）的輸出全體增加百分之四三。本年及上年八個月的日本綿布輸出的分配狀態證明這種輸出方向的顯然轉變。

這種日本傾銷的成功在日本軍需經濟裏含有大的意義。日本以他國不能競爭的投資價格把本國的工業品傾銷于世界市場，而以所得充軍需工業原料和材料輸入的資金。日本均輸入額從一九三二年一月到六月爲八億一千一百萬圓日金在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增加到十億一千六百萬日金。一九三三年八個月期間（一月——八月）的輸入爲十二億八千八百萬圓日金，去年同期爲九億五千八百萬圓日金。就中紙幣價額增加最著的是以下的幾種品目。即礦物性燃料——在八個月期間增加一千一百萬圓日金，棉花——增二千二百萬圓，羊毛——增三千六百萬圓，鋼鐵——增五千萬圓，機械類——增一千二百萬圓。其中軍需品的輸入在日本的統計上雖未反映出來。而實際上軍需的品目絕對的和相對的增大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最近幾個月在外國市場的狀態激變了——這雖然在統計上沒有反映來。

問題的本質是在事實上的關稅戰。英國對於日本在帝國市場的傾銷宣告關稅戰。其他一聯的日本締約國也相繼引入這種關稅戰。

對於這種情勢的評價須考按最近幾年日本排除英國貿易

以及擴張在大英帝國市場。誠然，截至去年止日本工業品輸出的主要基礎地中國對於排斥日貨和提高日本商品的關稅結果情勢是不像以上所述的。在本年上半年日本對華輸入占第四位。中國由日本的輸入額以美金計算比上年減低百分之四八。在一九三三年五個月期間日本向中國輸入額僅占百分之九·九，美國占百分之二〇·一，英國占百分之二〇·四。在日本對外輸出的中國地位由一九三二年的第二位降到第三位。日金雖然跌落而在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從日本向中國本部（滿洲除外）的輸出比一九三二年同期還減少了。（五千七百四十萬圓對五千六百三十萬圓）如此在實際上更顯然的減少。就中綿織物輸出數量減少百分之二一。反之，對「滿洲國」的輸出激增。計一九三三年為一億三千二百萬圓日金當時中國本部輸出的二倍。這種增加可以填補在中國本部喪失的部分。據日本的統計它在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對中國滿洲以及香港的輸出合計達二億萬圓日金在一九三二年同期為一億二千萬圓日金，在一九三一年同期為一億四千五百萬圓日金。但是這對日金跌價並未加以訂正的，而且以有三千萬人口的「滿洲國」不能代替有四億人口的中國也是沒有可疑的。

在華北日本積極性的新強化一部分是從對華貿易的將來增大日本的不安而來。

當這個時節日本對外貿易活動首先向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市場轉變了。在一九三二年日本輸出總額的三分之一是向這些市場的。次于美國，代替中國占日本輸出的第二位的是印度。日本對印輸出在一九三一年為一億一千萬圓，一九三二年為一億九千二百萬圓，在一九三三年六個月期間為九千四

百萬圓，日本對大英帝國的其部分的輸出也莫大的增加。在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裏日本對海峽殖民地輸出增加百分之二〇。向同殖民地輸出數量增加百分之五二，對澳洲輸出增加百分之二四九，對南美輸出增加百分之四〇。同樣，對荷領印度的纖維品輸出增高百分之三四，對埃及的同品輸出增高百分之四八，對暹羅的同品輸出增高百分之二〇四。日本對外貿易擴張的決定環現在底確在屬於大英帝國的市場，抑或是在某種程度受大英帝國統制的市場。

可是像舉世所周知的，英國對日本貿易戰老早就加以逆襲了。英印政府已在四月間毀棄日印通商條約。從六月六日起決定對於英國纖維品輸入關稅翻轉到百分之二五，對於輸入的日本纖維品課以從價百分之七五，幾乎禁止輸入的高率關稅。日本的人造絲織物在現印度課以從價百分之二五關稅。結果，在本年上半年日本綿布的對印輸出減少百分之五，人造絲的輸出減少百分之二五。日本最大的棉業聯合會鐘紡社長津田進吾在『時事新報』所發表的論文上說：『把日本從印度市場趕出來了。』這話雖近于誇張，但是按照『Japan Chronical』報紙的一九三三年十月五號貿易特刊資料，日本綿布的對印輸出在一九三三年六月為三千九百六十萬平方碼，在同年七月為四千三百七十萬平方碼，在同年八月僅三千三百三十萬平方碼。

日本綿業家雖有排斥印綿的示威的決定而報以高率關稅，可是在本年七個月期間印棉輸入一億二千萬圓日金比上年四千八百萬圓，前年的九千萬圓仍沒有受關稅的妨碍。關於這一點『Transpacific』雜誌的財界觀測家曾經記載說印度棉花的買入在繼續着，日本營業家方面「沒有能保守住

愛國的態度。」不過雖然如此說，在最近的幾個月裏可現示出不買的效果了。據加爾加達聯合通信在六月間達十五萬四千捆對日輸出的英綿到七月間減到九萬九千捆，在八月間減到一萬七千捆。日本布爾喬亞依靠這種方法想在現今開幕的日英西姆拉會商裏動活。

但是日本的輸出受打擊不僅在印度一個地方。在日本纖維品輸入激增的西部非洲部分也解除了日英通商條約。英國植民地之一——馬東聯邦對日本的輸出品關稅課也增高極多。在南北聯邦因為日本匯兌率跌落關係將課以反傾銷稅。同時在這裏廣汎的排斥日貨運動也在發展，中央商業會議所關於日本商品問題主張毀棄『一九三〇年紳士協定』。在澳洲也擴大了排日貨和反日運動，喚起日本超買業者極度的憤激。

據『Japan Times』十月七日號的記載最近在澳洲實行改訂關稅，日本輸出業者中的地位比英國的輸出業者中的地位顯然的改惡了。同地對於日本並將實施特殊的反傾銷稅。對於埃及日本在一九三二年輸出和英國約略同額的綿織物（八千二百萬平方碼對八千一百萬平方碼）埃及也同樣入了排斥日貨的範圍。使日本商品的價格提高。在英領植民地加買克地方預想對日本商品的關稅也要提高的。荷領印度的關稅率不僅實行一般內提高「對西洋人有利」（據八月二十一日日的巴達比亞聯合通信）而且施行使日本的輸出激減的特殊輸入限制。在土耳其時日本纖維品也有同樣的限制施行，這種新制度使日本的對土輸出的限界較上年縮小七分之一。墨西哥要求改訂對日通商條約。最後日本生絲之獨占的消費者美國，以前僅對日本製的電燈泡和某種皮鞋課以特殊的反傾銷稅，現在對於無稅輸入美國的生絲也加以課稅的威脅。「名古屋新

聞」說：「雖謂日本商品到處受排斥也不為過。」

現今日英的關稅戰含有最重要的意義。無論亞姆拉會商以及和它並行的倫敦會商的結果如何，日本對印的輸出入為減縮是很顯明的。不特如此，英國的布爾喬亞營陳對日運動仍在繼續發展着。就中在七月閉會的英國議會的最終會議排擊日本傾銷政策之激越的諸演說可以立證以前的消息了。站在帝國保護貿易主義路上的英國布爾喬亞對最近日本的競爭威脅當然益形堅持非妥協的立場了。

日本方面也在放慮這一點這出於日本輸出政策向中南美方面籌措新的轉換計劃中可以看明白的。在日本約報紙都滿載認為相阿根廷的羊毛智利的硝石以及巴西的咖啡等交易的可能性。對於羊毛問題賦與特別的意義。對日羊毛的借給幾乎被澳洲所獨占。日本的這種轉變一方面可以看做是排斥澳洲的羊毛另一方面可以看做是日英的貿易戰新移向南美舞台。日本對於南美的特別貿易觀察團已發出發。鍾紡會社現在阿根廷工作極興奮。在日本為用阿根廷羊毛操業有二三毛織工場開始改裝。關於這種問題在『Transpacific』雜誌九月七日號雖經披露「新市場的始拓可以補二三舊市場的封鎖」的樂觀地信念，並且斷言這種全計劃對於英國加一重大打擊。但是這種樂觀說結果是否言中還是可疑的，因為在南美工作案的實現途中還有許多錯綜的障害。而且作像澳洲產的原料那樣適合的全毛織工業部門的裝備一時全然改變是不容易的。並且從阿根廷輸入的羊毛運費遠高于從澳洲來的。英國在南美又有莫大的投資，再從英國保證一定的市場的優越性看來日本在南美和英國競爭不見得是容易的事情。

然而最緊要的是如果這種計劃實現日本直接侵入美國的

勢力範圍，在這裏，較比在美國的纖維品不輸出的遠東，日本商品和美國商品會直接衝突的。結局這種種的計劃案不過是經濟戰爭特別深化擴大的豫告。日本的傾銷在經濟戰爭的過程中已竟開始退縮。日本的南中美輸出在本年上半年事實上有着顯著的增加。約增加六百萬圓到二千萬圓。對阿根廷的綿布輸出，增加一千七百萬平方碼。(增加百分之一八六)。可是從絕對額看來，還不足取。尚不是補償日本在東洋市場的喪失。總之，日本工業的市場基礎，從外國貿易方面也極不能保證的。在『Japan Chronicle』九月十四日號，記載：「日本綿業家遭逢歷史上最大的危機的」時候，同樣在『Transpacific』八月三日號，也指明「日本輸出的前途是不容樂觀」。

### 對「滿洲」工作之經濟的均衡

徒以傾銷政策絕對不會解決日本資本主義的種種最尖銳的問題，是很明顯的。當然這種種傾銷政策，是可以保證日本在「滿洲」市場的獨占性。據「滿洲國」的統計，包含朝鮮的日本在本上半年占「滿洲國」輸出的四九%，占輸入的六三%。日本對「滿」的傾銷，現在方興未艾。織物類在本年上半年輸出四千七百萬平方碼。(上年為一千六百萬平方碼)，但是今後的喪失姑且不論，只是對華貿易的所失就不足抵補的。

由「滿洲」新政府之大量的軍備，制服，鐵條網等訂貨雖然可以助長日本工業某部門的活潑化。與夫在「滿洲」新鐵路敷設用的鐵軌，車輛以及尙成懸案的在「滿」日本人工場用的設備等算凡大量訂貨可以助長日本重工業的活潑化。而問題的本質，是在這種種的訂貨款項，四分之三須由官營企

業的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支付的一點。換言之，問題的本質，是在游擊式的戰爭(Parlisan warfare) (註一)還在繼續的「滿洲」，在現今以及今後相當的長期間裏，對於日本資本主義全體的企業是沒有收益的。日本帝國在「滿洲」的軍備，年年至少要一億五千萬乃至二億圓的費用。(註二)而這種混亂情形究竟到何時為止，是預想不到的。在這個期間裏，呼聲高入雲際的日「滿」布拉克(Bloc)是極難實現。日本在「滿洲」首先着手建設的吉會鐵道，也絕對沒有利潤可圖。李頓委員會的諮議道爾夫曼在八月末的『北京天津泰晤士』報上發表以下的一段論文：「在「滿洲」的變亂沒有終結以前，雖然得不到正確的數字，而可斷言日本直到現今在「滿洲」的所得，到最後的一分錢止，抵消了從日本所傾出來的血和金錢。……據我所想，日本解決不了「滿洲」燃眉的經濟問題」。日本的銀行家，經濟學者日立，在一九三三年六月的美國雜誌『Christian Century』裏所載的論文裏說：「畢竟日本勢力的維持費用從何處捻出來呢？我們為填補這種長期軍事工作費用年發行公債嗎？」現在「滿洲」工作的決算是現今購成日本資本主義恐慌最重要要素的財政危機的一點。

(註一) 九月二日關東軍聲明在「滿洲」僅殘存十萬「匪賊」，而熟悉現地狀況的倫敦各報通信員們都以為這種統計數目太少。

(註二) 據少見的某某官廳計算，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到一九三三年三月的戰費總額號稱三億六千萬圓日金(見『大阪朝日』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六日號)。

### 戰爭費和軍備費

現在日本工業界的景氣，每半是由戰爭工作決定。如果認為現景氣是向上的，其指導的環當在軍需工業的活動。日本軍備的規模不斷的增大。自從上年十二月以來實行需要莫大費用的兵器改善和軍制改革計劃。就中以軍的動力化，和機械化為主眼。同時並豫定擴張軍事教育，和巨額的航空費，防空費以及其他許多事物。現在這種計劃合併了新的強大地海軍建設綱領。根據這種大計劃更附加以前所確認的計劃，在今後六年間建設需要三億六千二百萬圓費用的新軍艦三十三隻，和八個海軍航空隊。其他的費用合到一起，要實現這種計劃估計須七億二千萬圓日金。其中二億一千萬圓預定在次期會計年度裡支出。為打斷被費用鉅大所驚駭的日本布爾喬亞層的不安和不满，而無阻障的施行這種綱領，在前些時候曾發佈勅令賦與軍令部決定日本必要的海軍力的絕對權能。九月十三日荒木陸相聲明：「日本海軍必得實現它的綱領。講到陸軍，軍備的強化是維持東洋和平的最良而且最有效果的方法。日本在國民危機當前的時節，犯永劫不復的誤謬是不成的。而且這種危機由財政技術的攷慮，是不能去掉的。」

但是關於財政的攷慮，不能不由自身着手。對於軍事訂貨所賦與日本工業的恩惠，以及對於和「農村匡救」所結聯的通貨膨脹政策是日本國家財政上所不得不支出的。這樣財政的危機是越帶威脅性了。

由于戰爭和軍備使日本在經濟上所負的重荷量由以下的數字可以明瞭的。一九三二年度歲計不足五億餘圓。在本一

九三三，三四會計年度（若按預算原案今後還須增加）公表六年費四億四千八百萬圓，海軍費三億七千三百萬圓，合計八億二千一百萬圓。但是軍事費的大部分（據某種統計不下三億圓）是歸他部（省）所管的。這樣一起合算，軍事費占總豫算的過半。按照這個原案本年豫算達二十二億三千九百萬圓，國庫虧空在事實上超過十一億圓。為填補這種虧空發行新公債。歲入豫定十三億四千二百萬圓，可是在實際上恐怕達不到這種額數。次期一九三四，三五年度豫算從各部（省）的聲明判定得超過三十億圓。海軍要求七億一千萬圓，陸軍省要求約六億圓（包含「滿洲」軍事費）。陸軍在「平常」預算上要求三億七千八百萬圓的特別支出，海軍同稱要求四億三千萬圓。所以公表軍事費比上年還得增加六億五千萬圓。而且加上「農村匡救費」二億圓和國債的支付以及日金跌落損失補償費至少需要一億圓。此來，對軍事費以外的支出雖無慈悲的削減，來年度預算也總得不足數十億圓。對於這種龐大的軍事費，日本布爾喬亞御用的報紙「朝日」，「讀賣」，「時事」等類也曾警告有削減的必要。但是這終歸是徒然的。因為陸海軍建設的龐大綱領地強行，無論是按照日本在亞洲大陸獨占稱霸之理論的發展上，或是在日本國內各勢力的相互關係上，抑或是在對於軍需工業活動有直接利害關係之日本金融資本有力層的投资利益上，統豫先被決定了。



### 通貨膨脹政策及其結果

這種軍備擴張的財源問題，自然是最尖銳的政治問題。在半年前荒木陸相要求增稅，受日本布爾喬亞的既成政黨反對。荒木這種主張現在仍由軍部提出。而現在一般認為一種空想，高橋藏相在十月初聲明現在不實行增稅。無論增稅的結局怎麼樣，在軍部以為增稅是總可供給毫不不能解決豫算均衡問題之數千金的一種方策。

總之，國庫的虧空，仍須和以前同樣的靠增發公債來填補罷。

對於財源問題的解答，祇是通貨膨脹政策。原來日本不足以言貨幣膨脹政策在去年夏季日本銀行券的金保證外發行限度，從一億二千萬圓一躍而增至十億圓。這不過是因為準備金激減（一九三〇年一月為十億九千二百萬圓一九三三年九月減到四億二千五百萬圓）所喚起的。銀行券發行總額的現行基準——十四億二千五百萬圓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達到了。可是從那個時候以來，流通內貨幣是縮小，在九月十四日降到十一億七千一百萬圓。這種數字比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的相當數字少的很多。這是立證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流通內貨幣量差不多沒有變化。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一·七七一
一九三〇年六月	一·四〇九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	一·五五六
一九三一年六月	一·二七二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	一·四六八
一九三二年六月	一·二三七
一九三二年九月	一·一九二

日本工業不健全的活潑化，日本外國貿易擴張的形勢，以及日本國家財政的狀態，統由通貨膨脹政策決定的。

日本的膨脹政策保證高利潤率，維推獨占價格鞏固性的資本地高度集中化，它在工業組合化極高水準的諸條件裏實行。另一方面它在農民和勞動者被剝削榨取的基礎上實行因而這種軍需上訂貨合體的通貨膨脹政策，雖在最初階段也難喚起經濟生活上平均的顯然活況。而且由投入獨占資本家的一部分大地主懷裏的信用，貸付及軍事的高利潤所生出的新資本，發見不着經濟的適用途徑。結果這種新資金向國民經濟流入的全過程，不過是招致銀行儲金的膨脹。——這由于以下的數字可以指示出來。在本年上半年末尾，五大銀行儲金總額，達三十七億一千七百萬圓。（半年增二億九千萬圓）全商業銀行儲金總額達六十四億二千四百萬圓。（增四億五千六百萬圓。）反之，由五大銀行提出的貸金總額，僅二十億四千六百萬圓。（半年僅增一千二百萬圓。）由全商業銀行提出的貸金總額，為四十三億六千三百萬圓。（僅增二千三百萬圓。）銀行對於過剩資金均變成有價證券。五大銀行的手持證券，在半年間增三億圓，共達十五億九千一百萬圓。（在全商業銀行為三十四億六千萬圓，在包括儲蓄銀行的所有銀行為五十七億二千萬圓。）全日本報紙都以這些數字做「除投機的訂貨和軍事的訂貨以外，膨脹政策並未刺激經濟生活」的證據和評價。不過這種信用膨脹政策，雖然沒有刺激經濟生活，可是救濟了國家的財政。因為填補國庫虧空的機械地辦法，是把新公債歸銀行掌握，銀行用儲金者的款，支出公債的款項。在『Transpacific』雜誌八月二十四日號所載的一篇論文裏，著者確認「在包括日本銀行的銀行金庫

裏，至少藏有三十億的國債。這種國債合計地方債，市債以及其他債券，達五十億圓。嗣後在同雜誌的十月五日號揭示截至一九三三年八月三十一日的數字如下。——三十億八千三百二十萬圓的國債及四億三千四百四十萬圓的地方債統置于銀行的勢力下。在一九三三年上半年發行的新債券資本總額二十億圓裏包含國債十二億三千七百萬圓，地方債二億四千四百萬圓。(九個月期間的有價證券發行二十四億四千七百七十萬圓，比上年度增加一三一%)。這樣鉅額的發行，主要是由於政府公債的業務。而本年度填補國庫虧空的公債發行，大部分還是屬於未來的。

在某種程度，和德國戰時財政相像的這種特殊的財政體系，其中蘊藏着極大的危機是不待證明而自明的。在日本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國內市場的狹隘和外國市場的不確定化漸漸掘崩了全財政信用體系之不安定的均衡。

### 結 論

日本當今的景氣現在是非常脆弱的，由外國市場襲來的

## 編 後

一 本期，依我門預定的計劃本來是日本問題專號。不過因為受篇幅的限制，祇容納了三篇關於日本經濟的文章，其餘，都祇好留待以後發表。因而所謂日本問題專號，事實上，也就變為日本經濟問題專號了。即就關於經濟問題的文章說，本來，還打算發表苗竹風先生的一篇譯文：「轉換期的日本產業」(鈴木茂三郎著，載日本改造雜誌九月號)，也因為限於篇幅，只好割愛。總之，本期的內容，太貧乏了。不，豈僅本期？我們可以說每期的內容，都不見得十分充實。主要的原因，便是因為限於篇幅。如果本社的經濟狀況可能的話，我們希望能夠逐漸擴充篇幅。

二 下期，我們預定出一文學專號，不久，還準備要出一期哲學專號。

三 上期，因編者一時疏忽，上版時，未加注意，致留一頁空白，這在讀者諸君，當然會感覺到十分不滿足。我們除表示歉意外，並期望以後不會再有這樣的毛病。

恐慌，招致國內恐慌的激化，開始反映出和農業恐慌激化相絡合的大暴風雨最初的閃光，尤其是當美國經濟界惡化的結果，絲價又開始跌落。在本年七月一捆絲的價格是九百五十圓，在九月跌到八百五十圓，迨至十月初更跌到七百三十圓。

其他二三指標，也是以表現日本景氣的具體惡化。可是在另一方面，日本經濟的過程，在徐徐的發展。日本的布爾喬亞在通貨膨脹的條件下，仍持有顯著的權謀能力。然而在本質上，這所有的過程都在使日本的經濟組織崩潰。而且日本對外政策上的冒險，以及向熱狂的帝國主義路上邁進是在在都使狀態益趨重大化。上述的日本經濟學者——銀行家——日立形容日本的現狀說是「暗淡的光景」，「經濟界的水平線被雨雲所掩蔽」；「在這種情勢下要想維持樂觀論是不可能的」。高橋藏相在九月二十六日的閣議上，主張：「要採取可以掃除國民間某種不安空氣的手段」。可是這種日本布爾喬亞層的「不安」是具有十二分的基礎的。(完)